

<<贰时代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贰时代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2634238

10位ISBN编号：7542634232

出版时间：2011-1

出版时间：上海三联书店

作者：潘采夫

页数：25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贰时代>>

内容概要

本书目录所涉人物从陈丹青、余秋雨到黄苗子、文怀沙，大多是文化人物。

可怪的是，当今天下，不管是朝堂上一名玩“躲猫猫”的衙役，还是山野里的一介玩“纸老虎”的村夫，不管是德艺双馨的文艺界人士，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房产商人，朝堂内外，城乡山野，一派“二”姿烂漫。

当此“二”时代，或曰装“二”时代，不管它的形容多么猥琐，总是靠近了真相，真相不管如何丑陋，还是要努力地盯视，千万不要别过脸去。

潘采夫努力忍住恶心，为我们画了一幅“二时代行乐图”。

有心人不妨按图索骥，将暗藏在时代心脏中的魔鬼仔细打量一番。

作者简介

潘采夫：原名李耀军，河南濮阳人，1976年生于小濮州村，毕业于郑州大学，曾供职于《河南日报》、《青年时讯》、财讯传媒等处，现为新京报编辑。
在《新京报》、《广州日报》《旅伴》、《time out》等媒体开设各种杂碎专栏。
业余客串电台主持。

书籍目录

【二】的释义（黄集伟）序：二时代的二办法（李多珏）第一辑：品人陈丹青：老炮们丁聪：我以为那个老头永远不会老郭德纲：郭德纲小评传海子：一个春暖花开的神话浩然：怀念文学史上的“坏作家”胡玫：胡玫的影视政治学黄苗子：那个疯狂的传统叫告密季羨林：善待我们的文化老人季羨林：圣人也是弱势群体姜昆：大佬怎样把自己混过去金庸：金庸有点冤李阳：圣教主李阳李敖：还记得年少时渡过的李敖吗？

梁羽生：国士金庸，隐士梁羽生倪萍：致倪萍委员的一封信琼瑶：琼瑶很天真，金庸很唐僧史玉柱：催眠师史玉柱索尔仁尼琴：都是活着的遗产汤唯：汤唯的一盘玲珑棋局汤一介：汤一介先生的麻烦事王朔：王朔在此，诸神退位王朔：愧对王朔汪晖：关于下课那件事汪晖：汪晖朱学勤的双城记王蒙：谁偷走了我们的历史王小波：我媳妇已经不会说人话了王元化：上海的文化板块魏巍：当世界向右的时候文怀沙：期待文怀沙公开回应质疑谢朝平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终身成就奖谢东：假如他是真的杨丽娟：史上最可怜的爸爸杨丽娟：为奴隶的父亲姚明：姚明是爹，麦迪是娘于丹：合唱队里的女高音余秋雨：你家大门常打开余秋雨：青歌赛看涨，余秋雨跌停余秋雨：围殴余秋雨的暴力美学张艺谋：好吃还是官家饭张艺谋：张艺谋与知识分子的恩怨情仇张悦然：听张悦然歌唱“70后”赵本山：赵本山是不是文化英雄第二辑：阅世百家讲坛：这一夜，学者说相声曹操墓：说曹操，曹操就盗春晚：投给春晚的一张弹劾票封杀：封杀也需要技术含量粉丝：这个疯子给瞎子领路的时代国学大师：论国学大师的物种起源红学家：红学家在“新红楼”演的什么角色祭祖：六亿神州尽舜尧建国大业：九月的光荣与愤怒两会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提案鲁迅：让他们赞美去，我一个都不宽恕鲁迅文学奖：文学不该“听妈妈的话”论语：论语故事新编鸟巢：让鸟巢变雀巢人艺：谁断了人艺的香火实话实说：官话文化与实话文化四合院：一座院子的轮回伪作家：再谈空头文学家文化宣言：宣言小史文坛：文坛板块学说西南联大：怀旧热与愧对病西门庆故里：抢祖宗的政治游戏相声：请给相声小品松绑相声：相声门没有明天选秀：德艺双馨的孩子怎么选赈灾：这里的作家静悄悄主旋律：主旋律的进化论作家榜：作家群，群作家作协：文坛招安录作协主席：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主席第三辑：批书《幸福了吗》：你在哪个服务区？

《小规模荡气回肠》：站的更高，尿的更远《我的人生档案》：贾植芳的历史非常道《找寻真实的蒋介石1》：历史的迷雾是容易拨开的吗？

《亲爱的安德烈》：龙应台的“阴谋” 《何枝可依》：李零为什么这样拽《李泽厚近年答问录》：寂寞是一种气度《李宗吾新传》：被误读与被冷落的李宗吾《《人生的艺术——梁漱溟论述集》：梁漱溟为什么这样红《人生不过如此》：林语堂不过如此？

《非常病人》：领袖们的大头病《论语心得》：像卖脑白金一样卖《论语》《五十年代的尘埃》：失去精神家园的知识人《挽联中的近代名人》：自是风流高格调《民国时期小学语文评介》：寻找失落的小学语文《中国站起来》：摩罗的转身有点猛《中国站起来》：洗脑快乐，祝你快乐《人权报道白皮书》：我们的人权白皮书《知道》：思想二道贩子《王蒙自传》：三分可爱，七分可疑《听我们的女儿谈话》：和我的女儿谈王朔《致女儿书》：听王朔讲育儿经《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》：中国的样板戏《定西孤儿院纪事》：苦难相处流传《定西孤儿院纪事》致敬词《认得几个字》：几个字里有我们的文化《张学良口述实录》：风流少帅与风骚史家《明朝政局的三角恋》：一人之下，众生平等《中国不高兴》：不高兴先生与盗版华山论剑《范曾自述》：一个特别景仰自己的人《城门开》：身在故乡为异客《沉浮与枯荣》：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后记

章节摘录

郭德纲 郭德纲小评传 郭德纲的半辈子，比一个普通相声艺人的几辈子都要复杂。他这三十几年可用两段话来描述：出身寒微，从小学艺，拜入师门，又被逐出师门，天津卫混不下去了，一咬牙闯荡京城，尝尽人间白眼，苦熬出一个德云社，依靠精湛手艺和青皮气质，打拼出一方天地，开始走上中兴之路。

但造化捧人，它也弄人，郭德纲成了郭员外，就有点势大力沉，顺手给自己圈了个后院，家丁还打了记者。

打人不重要，郭德纲把记者当妓女，并大骂BTV，彻底触犯了媒体潜规则，忘恩负义，过河拆桥，这比打人是更深刻的冒犯。

所以郭德纲成了三俗，郭德纲下课了，郭德纲关门了，郭德纲下架了，郭德纲道歉了……虽然现在等来平反，说郭德纲不是真三俗，郭德纲也趁势复出，票房依旧火爆，但经此一役，郭德纲威势大减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
我说我是看着郭德纲长大的。

这句话不是砸挂，我指的是眼看着他长成大腕。

他天津的事我不知道，他跟师傅的恩怨，他是不是犯了经济错误，那是天津人去研究的事。

我关注的，是卫嘴子进京之后的奇遇。

郭德纲最美的时光，是在三四年前，他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，还是德云社里那个穿着长衫体态微丰的相声艺人。

他在台上横扫千军，砸挂一切，什么央视、汪洋、姜昆、春晚，反正他嘴下不死无名之辈。

他在台上说得入港，“钢丝”们在台下带着微醺拖出长长的“噫”声。

《论五十年相声之怪现状》、《我这一辈子》、《我要上春晚》、《我要反三俗》《西征梦》，郭德纲所有叫得响的相声段子，都是在那一时期出现的。

可别小看这几段，这是新千年里中国相声唯一的收成。

在那个时候，一批青年才俊跟着他走。

那个时候的郭，确实有相声大师的雏形，他远离央视，嘲笑歌颂相声，调侃主流意识形态，疾呼让相声回到剧场，很多神圣的虚伪的事物，都在他的讽刺中变得可笑。

用王朔的话说，他是站在人民这头的。

那时候他正遭到正统相声界的打压，我负责的评论版，曾一年之内发表近二十篇支持郭德纲的评论，一直评到“藏秘排油”为止。

郭德纲越来越火了，天价相声，上电视，当主持，演电影，开铺子，他的名字飞进了千家万户，他成功地摆脱了弱势与贫困。

但奇怪的是，在这个星火燎原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故事里，不少资深粉丝离去了。

如今，当年跟着他走的意见领袖已绝口不提往事，我猜他们深以为耻，不是因为郭德纲被封了，而是因为郭德纲的“变节”。

郭德纲后来在徒弟打人事件中应对失措，举步维艰，跟身边没高人有关系。

试想，如果有史航、袁鸿、老六、水晶、陈晓卿等文化达人的指点，那绝对是另一番天地。

但他们早就与他分道了，竖子不足与谋。

革命分裂的根本原因，是因为路线有了分歧。

很多人期待，郭德纲大师的诞生，能让传统相声的春天到来，能横扫各路伪相声，能战胜某种腐朽的文化。

不幸的是，他们很快就发现所托非人，郭德纲自有他的理想，这个人根本不需要革命的浪漫主义。

郭德纲是一个有霸气的人，他彪悍的人生不需要别人解释，他就是要为自己活着。

于是，一个成功人士该有的，他都统统超额实现了。

他还给自己的别墅圈了座后花园，成了一个员外，还有护院的家丁。

一个卫嘴子，终于在京城混出了人样子。

他活出了真我，却也失去了一些东西。

<<贰时代>>

他越来越油光满面，一个艺人失去他批判的刀子，太成功了，他都不好意思再批判了。

大家开始怀念他从前的相声，这才红了几年呢？

郭德纲骨子里是个老派人，他有深厚的传统艺人的底色。

对江湖道义烂熟于心，并且在创业时期将其运用得得心应手。

对德云社是这样，对侯耀华是这样，对徐德亮这样，BTV也是这样，他是一个小世界的主宰。

但当他遭遇了业主委员会，遭遇了记者采访，遭遇了官家的宣传机器，现代法律和中国政治，这个陌生的世界让他有些发蒙。

于是，何云伟李菁退出了，德云社关门停业了，弟子进去了，书和音像制品都下架了，郭德纲傻了。

打了一个记者，骂了句记不如鸡，竟然引发了惊天连锁反应。

他在喜马拉雅山下骂了句娘，没想到引起了雪崩。

自己怎么就下架了？

还有没有天理？

政治，尤其中国政治，这回事，他可能理解不了。

BTV一战输得属于完败，和媒体的关系那么脆弱，找不到有关部门灭火，上头连个递话的都没有，在官场两眼一抹黑，郭德纲应该发现了，在京城，一点点虚火根本算不上站稳脚跟。

卫嘴子混北京，难呐！

郭德纲一直以来是以相声江湖的规矩行事，如泼皮不要命，仗义出头，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走的是忠孝信义的路线。

但遇到现代法律和政治势力，就两眼摸黑一脸茫然，左支右绌狼狈不堪。

他有小聪明而不懂大势，有小勇力而不知进退，还是一传统艺人的底子，所以能纵横于底层而不能游刃于大棋局。

郭德纲的不智在于，他既想在现实世界里成功，又想保持他的狂野的姿态。

不跟官家合作，不跟曲协联手，不向BTV低头，要在他的前一统里称王。

既不受委屈，又不昧良心，还年年丰收，他太天真了。

事实证明，没有哪一块地盘是他自己的。

现在总算复演了，郭德纲接受一轮媒体采访，表达了洗心革面的决心，狠斗私字一闪念，说自己终于长大了。

身子放得那个低，尘埃不见郭德纲。

总算表态过关了，但德云社没有消停下来。

郭德纲开完遵义会议后开始了战略调整，收缩战线，回到剧场，说相声是正事。

跟徒弟们也签了长约。

他对何云伟李菁仍然很有看法，大弟子出走，毕竟是件闹心的事。

郭德纲对此事的反思是，只怪平日太面慈心软，换得别人以怨报德。

这个反思相当不靠谱，也许会埋有祸根，但愿别成了“郭德纲掰棒子——红一个扔一个”。

郭德纲有两个诤友，一个是BTV，一个是姜昆。

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何况两个。

这样郭德纲做事之前，都要先想一想BTV会不会搞自己，这是多好的一位诤友啊。

以铜为鉴，可以正衣冠，以姜昆为鉴，可以知兴替，以BTV为鉴，可以知三俗。

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，这些迭荡不平但又不是摧毁性的经历，对一个有天分的艺术家，应该是一份珍贵的财富。

当郭德纲真正过完他的一辈子，如果能写一则相声《我这一辈子》，也许才是他最好的作品。

而一帮白发老头坐在德云社里面听，那场面应该相当和谐。

2010年9月 海子 一个春暖花开的神话 20年前的3月26日凌晨，一个瘦弱的青年在山海关卧轨自杀，那一天是他的25生日。

20年后的今天，他的诗集悄悄地超过舒婷、顾城、汪国真、席慕容，在大小书店里长盛不衰；诗人们聚集在大学校园，对文学青年们讲着关于他的故事，讲他的爱情、西藏、气功；人们说他的死是一个

<<贰时代>>

诗歌时代的终结；他的家乡，据说有了海子故居。

他本人，长眠在一个什么地方。

一个永远25岁的诗人，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个神话，但对于“被神话”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过。

很多人认同“伟大诗人说”，认同“诗歌时代终结”说，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些，认为任何的神话都是一种异化与歪曲，都会对海子诗歌造成遮蔽，都是对海子的亵渎。

我对海子是否应该被神话兴趣不大，我感兴趣的是，海子是如何成为一个神话的？

自杀是诗人的勋章，海子非同寻常的死，最后陪伴着他的《新旧约全书》、《瓦尔登湖》，以及他那伤感的爱情，都是神化一个人的漂亮元素，但是，最核心的推动力，当然是他处的那个时代。

20年前的3月，你可以尽情想象，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，白衣飘飘，以笔为旗，以梦为马，八十年代的狂飙突进与思想狂欢，在那一年里达到沸点。

然后一切安静了，九十年代开始了。

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，就像被谁按下了快门，匆匆闪到了一个世俗的、物欲的年代，中国开始了他远离乡土中国的进程，田园与村庄的衰败正在到来。

海子，这个上天赐给人们的符号，正站在两个世纪的交叉点上。

一个神秘的巧合是，他的诗歌永远在歌唱故乡，田野、麦子、天空、村庄成了一个个音符，他诗歌里的神秘与忧伤，与农业社会的气质融为一体。

这样一个诗人，在那样一个时代的节骨眼上抛弃生命，于是，他无可避免地成为80年代诗歌热潮与浪漫主义的标志。

人们通过怀念海子，通过海子的诗，来表达对一个已逝年代的留恋，以及对一个正在衰亡的农业文明的凭吊。

古往今来的人物，有几人能有这样的机遇？

清末的梁巨川、王国维，以死亡完成了对一个文明的送别，他们被写进了思想史。

其实，海子和他们的命运是一样的，他们都在历史的路口，亲手给自己埋下了墓碑，他们成了时代的路标。

如此看来，海子的被“过度阐释”，被成为神话，实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。

同样是死亡，紧随他遽然去世的骆一禾、在小岛上自我毁灭的顾城，都没得到这样的地位，也就很容易理解了。

有些诗人对海子的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成为楼盘广告而愤怒，其实没有必要，成为一个象征，必然要被符号化，被世俗化，被庸俗化。

当商人像小摊贩卖格瓦拉一样卖起了“面朝大海”，正意味着海子已正式进入了文化史。

在历史的长河里，又有多少人有机会留下一两个的符号，来供后人解读和解读之解读呢？

2009年3月 浩然 怀念文学史上的“坏作家” 陈冠希经过“艳照门”的疯狂洗礼终于公开道歉，香港“开心果”肥肥经过漫长的挣扎之后挥手告别，法国新小说运动的旗手罗伯—格里耶去世。

还有，一个早被人们遗忘的作家悄悄地去了。

“艳照门”堪称娱乐界的奥运会，而肥肥已成为一部死亡真人秀。

所以罗伯—格里耶死得有点不是时候，要不是艳照和开心果，这位墙里开花香到中国的法国作家，本可以成为中国文青的一个盛大节日。

尽管如此，纪念的阵势依然不小，报纸纷纷辟出大幅版面，携先锋作家、文学壮年以及各路评论家，向这位谁也读不懂的小说家致敬。

并津津乐道于他的晚年作品——一部描写变态性爱的小说，还大胆推理出罗伯—格里耶的性缺陷。

但是，多少人读过他的书呢？

没读过书没关系，死亡是一场秀，无论你死得牛逼还是庸俗，只要你足够有名，足够有戏，你的死亡都会被塑造成一场狂欢节。

但浩然的死显然没有，他被淡忘了。

也有媒体报道，但大多有点漫不经心，只提他写了两部高大全的小说，他曾跟着江青走等等，一副正

<<贰时代>>

统当代文学史的调子。

谁让他是被批倒的一个人呢。

文革结束了吗？

所有当年文革的受益者，事后都同样遭受了文革式的待遇。

在一些人眼里，浩然这个名字，在现代文学史上已被定了性，是个“坏人”。

我对浩然的去世有些难过，小时候看过他的小说《金光大道》，在大人的旧书堆里翻出来，没觉出好来，可能小孩子理解不了。

但我确实吃过浩然的“文学乳汁”，五六年级或者初中时，我们当地的人民广播电台还算红火，还没开始播性病广告，都是“剪裁绣花哪里去，三路到管城”的致富信息。

我喜欢听广播剧，完整地听完了一部《田家庄的变迁》（也许不是这个名字，记忆不准了），由浩然的小说《苍生》改编。

说的是我熟悉的农村，里面的田保根、田留根很像我的邻居。

里面没有政治，有的是一家农村人的个人史，那是我听《白眉大侠》之前最好的收听享受。

上世界80年代以后，浩然住在河北三河，办了一本《苍生文学》杂志，开始为业余文学爱好者做义工。

帮作者改稿子推荐发表，为71岁的农民出版长篇小说，用十年时间出版《三河泥土文学丛书》。

患了半身不遂之后还帮农民作者改稿。

不知道别人怎么理解，但这些事情让我很感动。

还是我家乡那个人民广播电台，我上初中时，电台还有一个文学节目，主持人是位残疾人，普通话很乡土，每次节目都朗读很多农村文学作者的来稿。

他总是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在节目里，主持人和那些的农村文学青年总是互相感谢，互相鼓舞，很有理想，也很励志，给我留下了磨不灭的记忆。

我对文学还有一些兴趣，应该跟他们的启蒙有关。

浩然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，他和那位常把自己读哭的主持人，曾给过追逐文学梦的青年农民多少鼓舞，点滴改变过多少苦恼人的人生观甚至人生，我一点也不敢低估。

受过谁的恩，就念谁的好，管他是文学史上的好人还是坏人。

我怀念这位被遗弃的作家，而不是罗伯—格里耶。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潘采夫的《贰时代》是抛给这时代的飞吻，挤给这国度的媚眼。在这本二书中，潘采夫用很二的文字，记录了那些子不屑语的怪力乱神，从一个侧面证明：这千真万确是一片神奇的土地，也当之无愧是一个疯子给瞎子领路的时代。

——程益中 刀刀见血，给当下中国带来一面镜子。

打破镜子，每个碎片里都是中国，遍地二人下夕烟。

王小山 2006年在《新京报》读了潘采夫的文章，之后就跑到“小树林”抢沙发，四年下来，成了他“惟一的粉丝”。

《贰时代》是本好集子，幽默、犀利、有趣、有情怀，实乃人民群众提神解乏壮阳保健必备之良药。作为粉丝，有句批评的话：这么好的文笔，不写小说，白瞎你这个人儿了。

东东

<<贰时代>>

编辑推荐

一幅二时代行乐图，一部新牛鬼蛇神录。
它描绘了一个真相暴露的年代，面具扯下的年代，常识成为共识的年代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